

国家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鲁宾逊漂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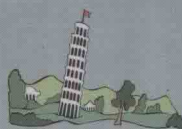
老人与海

格列佛游记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

OUYERJ GELAGRTAJ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论语通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光明日报出版社

红楼梦

光明日报出版社

哈姆莱特

光明日报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复活

光明日报出版社

西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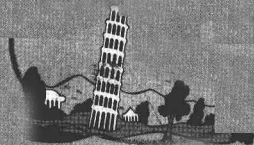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

OUYENI
GELAGNTAI
欧也妮·葛朗台

【法国】巴尔扎克

【译者】吕 义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 / 生昌义编.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ISBN 7-80145-741-2

I. 中… II. 生… III. 文学欣赏—世界—中学—
课外读物 IV. 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5732 号

主 编	生昌义	李鲁祥
编 委	王尔冰	孙卫国
	李 文	李 静
	韩 伊	郝 蕾
	瞿 旋	段圣玉
	葛 婷	王钧华

欧也妮·葛朗台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6308243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6 字数 6000 千字

2003 年 7 月 第 1 版 2003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145-741-2

定价: 318.00 元

目 录

资产者的面貌	(1)
巴黎的堂兄弟	(25)
外省的爱情	(40)
吝啬鬼的许愿和情人的誓言	(69)
家庭的苦难	(104)
如此人生	(132)
结局	(150)
述评	(153)

资产者的面貌

【阅读指导】《欧也妮·葛朗台》是文学大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最为精彩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老葛朗台的形象塑造,堪称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第一流的艺术杰作。

在外省古老的索漠县城,住着远近闻名的大富翁葛朗台。

葛朗台是一个箍桶匠,娶了一位富有的木材商女儿,岳父给这位女婿 400 路易。具有经商头脑的葛朗台用这笔钱买了县里最好的一个葡萄园,并且很快当上了市长。然而,拿破仑称帝时,葛朗台因有“红帽子”的嫌疑丢了官职。葛朗台从此便依靠他经营葡萄园的收入渐渐成为县里的富翁。

巴尔扎克在不厌其烦的描写中对索漠的街市、穿衣、世态、人情作了历史的社会分析,对老葛朗台的身世、家庭以至于居所的格局、社会关系作了深入的介绍,这一切是为了把小说人物置于一个有充分现实依据的社会环境中去,以利于更好地刻画人物性格。

在外省的某些城镇里,有些房子犹如阴暗的修道院、荒凉的旷野,或者落寞的废墟,看了以后使人有凄凄切切的感觉。也许在这些房子里,修道院的冷寂、旷野的荒凉和废墟的支离破碎都兼而有之。房子内寂静无声,如果不是外面一传来陌生的脚步声,窗子里突然探出一个神父般毫无生气的面孔,用凄冷的目光逼视来客的话,外地人真会以为那是些空荒了很久的房屋。

索漠城有一条起伏不平的大街,直通高处的古堡,街尽头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忧郁苍凉的成分。街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

走动，夏热冬寒，有些地方还十分阴暗，但有一个特点，鹅卵石铺的路面总是干爽、清洁，会发出响亮的回声，街道既狭窄又曲折，两旁的房子紧贴城根，非常宁静，属于旧城的一部分。

有些建筑已经经历了三百多年，而且又是木质构造，但依然十分坚固，而且风貌不同，各有特色，使索漠城这个地方，深受一些喜欢怀旧的人和艺术家的青睐。走过这些房子的人很难不欣赏那些两头刻着奇怪图形的巨大梁木，横卧在底层之上，如同一溜黑色的浮雕。这里，椽子上盖着青石板，描出一条条蓝线，墙不很牢固，木板的房顶因年深月久，已经翘起；历经日晒雨淋，木条早就腐烂变形。那边，破旧发黑的窗槛，上面精美的雕刻已难以辨认，脆弱得似乎承受不住贫穷的女工在上面放置的那几个种着石竹和月季的赭色花盆。再远一点，是几道嵌着巨大钉子的门扇，我们天才的祖先在门上画了一些象形文字，其意义今人永远难以参透，也许是一位新教徒表示其信仰，或者是一位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也有某位平民鸣钟晋爵之后所刻的贵族标记，以显赫祖上曾为官宦的昔日辉煌。整整一部法兰西历史都在这里了。一所摇摇欲坠的房屋，墙壁胡乱涂抹着灰泥，想当初还是一位能工巧匠的杰作。房子旁边矗立着一座当地贵族的宅第，石砌的拱门上还能看到徽号的遗迹，尽管经过一七八九年以来席卷全国的多次革命的摧残，现在依稀可辨。

这条街上的房屋，一层全是做买卖的，既非小铺，也不是大店，喜欢中世纪气氛的人会发现，那简直是我们祖先古朴的劝业场。低矮的店铺既无门面，也没有摊档、橱窗，幽深阴暗，内外没有任何装饰。门分上下两块，钉着粗厚的铁皮，上半截往里开，下半截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有人出出进进。半人高的墙上装有护板，早晨卸下，天黑安上，用铁片铆钉拧紧。空气和光线就从门顶和窗框、地板和矮墙之间的空隙进来，房子潮湿得如同洞穴一样。矮墙只是供陈列商品之用，毫无夸张炫耀的成分。货色随店铺的性质而异，或是两三桶盐和鳕鱼，或是几捆帆布及缆绳，天花板的椽子上挂着黄铜丝，靠墙放着桶箍，或者架子上放几匹布。你如果走进门，一个青春年少，穿着大方，系着白头巾，手臂通红的姑娘便马上

停住手中的活计,喊她的父亲或母亲出来招呼你,店主的态度也是各有不同:有的冷淡,有的殷勤,有的傲慢。成交额可能是两个铜板,也可能是两万法郎不等。你也会看到一个卖箍桶材料的商人,坐在门口,百无聊赖地和邻居谈天,表面看,他只有质量低劣的装酒瓶的木桶板和两三捆做酒桶的木板,但他在码头上却堆满木料,足可供应安茹地区所有的桶匠。他知道如果葡萄丰收,能卖出多少做酒桶的木板,误差只在一块板上下。日照好,他便发财,如果多雨,他便亏本。一个上午酒桶的价钱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当地的天气像无常的大海一样经常变幻,左右着市面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地的、经营木材的、箍桶的、开客店的和行船的,人人都等着出太阳。晚上睡觉时,十分害怕在第二天的早晨听说夜里下了霜。他们既怕雨、怕风、怕旱,而又盼雨水,盼天热,盼多云。上天总是和凡间的利益有矛盾。天气的变化能轮流叫他们脸上出现忧虑、高兴和快活的表情。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中央大街,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一样的好天气啊!”这句话代表着各家各户的收入。因此每个人都会这样回答邻居:“是呀,天上掉金子!”因为他们知道灿烂的阳光和及时的雨水会带来多少财富。天气晴好的季节,星期六,正午时分,你别想在这些铺子里买到一分钱的东西,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片土地,都要到乡下去忙几天。这里一切都是预先算计好的,买呀、卖呀、利润什么的呀,生意人有的是闲遐娱乐和消遣,东家长,西家短地打听别人的隐私。某家主妇买了只山鹑,邻居就会问她丈夫味道怎么样。一个姑娘从窗里探出头来,绝逃不过闲人的眼睛。大家心里都藏不住东西,如同那些幽暗、寂静、无法进入的房子,实际上也和没有什么秘密一样。人们似乎都在露天生活,一家子都坐在门口,在那里吃中饭,晚饭,甚至吵架。有人经过,他们都要仔细打量。所以从前每当有外乡人来到外省的城镇,总会常常被人取笑。引出很多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是嘲笑人的高手,促狭鬼的称号便由此而来。

旧城的老房子集中在街的上端,原来的居民都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这些老房子还是法国民风淳朴时代——如今已世风日下了

——的遗物,本书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其中一座凄凉的宅子里。别具特色的街道,处处能唤起对往昔的回忆,整个气氛会使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之中。拐弯抹角走了一段之后,你会看见一处凹进去的地方,黑的,中间藏着一道门,这便是葛朗台先生的府上。假如不谈谈葛朗台先生的身世,根本不可能明白在外省,“府上”这种称谓到底能有多么重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享有的声望,其前因后果,不在外省居住过的人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他还被某些人称为葛朗台老头,但这样的老人今天已经不多了。一七八九年间,他是个殷实的箍桶匠,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共和国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正好四十岁,刚刚娶了一个富裕的木板商的女儿。他带着自己的现金和妻子的陪嫁,一共两千个金路易,跑到专区政府。当时监管拍卖国家产业的是个粗暴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岳父给的四百金路易塞给他,便用一块面包的价钱,虽不合理但却合法地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那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索漠城的居民革命意识不强,葛朗台老头在他们中间被公认为是一个有胆识的共和党人、爱国者和关心新思想的人物,其实这位箍桶匠关心的只是葡萄园。他被选为索漠专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在地方的政治和商业方面都发挥着温和的作用。政治上,他庇护革命前的贵族,竭尽全力制止拍卖逃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供应共和国军队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回的是留作最后一批拍卖、原属一个女修道院的几片很好的牧场。在拿破仑执政的时候,他当上了市长,公事应付得很好,葡萄种得更好。然而,拿破仑称帝后,他被罢了官,因为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何况葛朗台还被公认戴过红帽子),派了一个田产很多而又富有、后来被晋升为男爵的贵族取代他。他不当官倒没什么遗憾,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早已为本地区的利益修建了几条优质公路,直达他的地产。他的房子和产业在土地登记造册时占了很多便宜,只缴很轻的税。他的地产自登记评级以后,由于不断用心经营,他的葡萄园成了当地的龙头。龙头是个技术字眼,指能够出产上等好酒的葡萄园。单凭这一点,他便有资格申请荣誉十字勋章。

地产评级这件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当时葛朗台五十六岁,他妻子大约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十岁。上天似乎有意给被罢官的葛朗台一个安慰,使他在这一年间连续接收了几笔遗产。首先是岳母、娘家姓德·拉贝特利耶的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其次是妻子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本人的外婆冉蒂耶太太的。这三笔遗产有多大数目,谁也不清楚。三位老人家都吝啬成性,一辈子拼命攒钱,好在私下里看着心满意足。拉贝特利耶老头把借钱给人叫做挥霍,认为看着金子比拿金子放高利贷更保险,因而索漠地方的人只能按看得见的收入来估算他的积蓄。

于是,葛朗台先生获得了新的贵族称号。尽管我们酷爱平等,这种称号却是永远也无法消灭的。这就是说,葛朗台成了本地区“纳税最多的人”。他经营着一百阿尔邦的葡萄园,收成好的年份可以酿出七、八百桶葡萄酒。还有十三块分租田和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为了节约,他把修道院普通的和彩色的玻璃窗及门洞全部封死,这样既可免缴捐税又可以保存文物。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场,上有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三千棵白杨,现在也都已经高大茁壮。最后,他所住的宅子也是自家的产业。他看得见的产业也许就是这些。至于他的资金,只有两个人能大致作个估算:一是替他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先生,另一个是索漠城最有钱的银行家德·格拉桑,葛朗台有时与他暗中勾结,得些好处。他们二人尽管行事保密,不乱说话——这在外省是可以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发财的前提,然而他们在众人面前对待葛朗台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却依然能让人看出前任市长的资金是何等雄厚。

索漠城人人都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个宝库,一个贮满金路易的密室,半夜里他瞧着累累的黄金,乐得心花怒放。守财奴们都认为此事确凿无疑,因为他们看到葛朗台的两眼似乎永远闪耀着黄金所赋予的色彩。一个惯于从自己的资金获取高额利润的人,其目光必然和色鬼、赌徒和食客一样,都有某种难以言说的特点:闪烁不定、贪婪、神秘,决逃不过同道人的眼睛。这是那些具有癖癖的人无声的语言。

葛朗台先生获得普遍的敬重自有他的道理。他从不欠债，既是老箍桶匠，又是经验丰富的葡萄园主，什么时候该准备一千只酒桶，什么时候五百只即已足够，他算得和数学家一样精准；他的投机事业从未失败过一次，酒桶市价比酒价贵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他还会把酒囤积起来，等价钱涨到二百法郎一桶时才脱手，而小葡萄园主早在市值一百法郎时就把自己的酒都卖光了。一八一一年葡萄大丰收，他把酒囤起来慢慢地卖，结果赚了二百四十万法郎。说到理财，葛朗台先生兼有老虎和巨蟒的本领。他会蹲在那里，长时间窥伺着猎物，然后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大堆的金币，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吃饱的蛇一样，冷酷而不动声色，徐徐消化吃到肚里的东西。看见他经过，没一个人不感到既钦佩，又敬畏。在索漠城，谁不曾被他的钢铁利爪干净利索地抓过呢？某人买地需要钱，通过克罗旭先生借到一笔贷款，但要付一分一的利息；某人拿期票向德·格拉桑先生贴现，先就给扣去了一大部分。在市场里或者晚间的闲谈中，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时候少而又少。有些人认为，这个老葡萄园主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骄傲。所以不止一个商人，不止一个旅店老板都得意洋洋地对外地来的客人说：“先生，我们这里，财产过百万的有两三家，至于葛朗台先生，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一八一六年，索漠城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这家伙的财产接近四百万。但是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每三个月一交的地租，他一年还能收十万法郎，这样一推算，他手里的现金差不多和他不动产的价值相等。因此打完一场牌或者谈完了葡萄之后，精明的人便会说：“葛朗台老头吗？……该有五六百万吧。”——如果是克罗旭或格拉桑先生听见这话，就会说：“您比我厉害，我还从来不知道总数呢！”如果有某个从巴黎来的人谈到罗特希尔德或拉斐特那样的大银行家，索漠人便会问，他们是不是和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那个巴黎人笑了笑，轻蔑地说是的，他们便会互相交换眼色，而后摇摇头，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偌大一笔财产给葛朗台老头的行为镀了金。即使原本生活上有些古怪之处，遭到旁人的笑话和嘲弄，如今也没人再提了。葛朗

台无论做什么都具有权威性。他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甚至眨眼睛,都会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人人像生物学家观察动物本能的作用一样,认真加以研究,结果从他最琐细的举动中也发现了深邃而难以言传的智慧。如果有人说:

“葛朗台老头已经戴上皮手套了,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葡萄该摘了吧!”

“葛朗台老头买了很多造酒桶的板材,今年的葡萄酒绝对少不了。”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腌肉、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用作抵租。他有一座磨房出租,承租磨坊的师傅除了交租,还要来他家拿麦子去磨,磨完之后再把面粉和倭子给送回来。他惟一的女佣人大个子,尽管上了年纪,每星期六仍要为他烤制全家的面包。佃户中有种菜的,葛朗台便吩咐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收获之多,便将大部分拿到市场出售。烧火用的木柴从篱笆上砍,或将田边半枯的老树放倒,叫佃户锯好用车给送进城来。佃户们为了讨好他,还替他在柴房码好,以换回他几声谢谢。他的全部开销,据众人所知,只有圣餐费、太太和女儿的衣着及教堂里的座椅费、灯火费、佣人的工钱、煎锅镀锡、纳税、房屋修理和种植的费用。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林产,交给一个邻人照管,答应给点补贴。自从买了这块林地以后,他才开始吃野味。

此人举止简单,也很少说话。发表看法时一般都用现成的短句,而且声音很柔和。从大革命时代起,每当要发表长篇大论或者和别人讨论问题,他都结结巴巴,使人不胜其烦。这种口齿不清,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越讲越胡涂的情形,人们归因于教育的欠缺,其实这完全是装出来的,本书下面叙述的几件事情可以充分证明。另外,每逢在生活 and 买卖上遇到什么难题要应付、要解决,他经常使用四句代数公式般的法宝,那就是:“我不知道,我办不到,我不愿意,以后再说吧。”他从不说是或者不是,也不留任何字迹。你跟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并把右胳膊肘放在左手的手背上,无论什么事,拿定了主意,就永不回头。一个非

常小的买卖也要思考半天。经过一番藏奸耍滑的较量,对方以为自己的意图尚未暴露,其实在不打自招的时候,他却来这么一句:“在没征求太太的意见时,我现在什么也无法决定。”被他当奴隶一样使唤的妻子,却在生意上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他从不到别人家里去,也不吃人家的,更不请人吃饭。他干什么事情都悄无声息,似乎一切都得节省,包括动作在内。他一向尊重所有权,所以绝不动别人家里的东西。可是,尽管声音轻柔,态度审慎,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言谈和习惯,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么有所顾忌和掩饰。

体格方面,葛朗台先生身高五尺,矮墩墩的、腿肚子周长足有十二吋、骸骨多节突出,宽肩膀、褐色的圆脸上有麻疹留下的瘢痕,下巴方方的,嘴唇没有任何曲线,牙齿很白,眼睛表情冷峻,似要择人而噬,俗称蛇眼,额头满是横纹,但其间还有些显著的凹凸,头发黄中带灰,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背后开玩笑说那是金银发。他鼻尖肥大,上面长着一个青筋盘绕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地说那里面装满了鬼点子。脸上的表情说明他精明狡猾而又自私自利,他的全部感情都集中在自得其乐地聚敛财富以及他惟一关切的继承人,他那个宝贝独生女儿欧也妮身上。他的举止、行动以及内心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自信,那是生意上一帆风顺所养成的习惯。因此,他虽然外表和善,易于接近,其实性格硬如钢铁。他的装束永远一成不变,一七九一年如此,现在也如此。厚实的鞋子系着皮鞋带,一年四季都穿着羊毛袜,粗呢栗色短裤系着银质的扣子,一件两排扣的黄褐相间的天鹅绒背心,长下摆的栗色宽上衣,黑领带,戴一顶教友派的帽子。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能用二十个月,而为了保持干净,他总用同一种手势将手套放在帽沿上一个固定的位置。

关于葛朗台先生,索漠人所知道的仅此而已。

全城只有六位居民有权在他家里走动。排头三个之一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儿。这个年轻人自从被任命为索漠城初级裁判庭庭长以后,便高攀了蓬风家族的姓。他现在的签名已经改为克·德·朋风。辩护律师如果冒冒失失地叫他克罗旭先生,开庭时便会发现

自己做了件蠢事。谁要是称他庭长先生便可以得到他的关照,若哪个溜须拍马者喊他德·朋风先生,他会笑逐颜开地给予帮助。他现年三十三岁,拥有一块名为德·朋风的领地,年收入七千法郎,将来还可以继承他两个叔父的遗产: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另一个是图尔圣马丁教堂教务会的成员克罗旭神父,两人都被公认为是富户。三个克罗旭族系的人与城里的二十来户人家都沾亲带故,形成一党,好比当年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而且如同梅迪契家族与帕济家族为敌一样,克罗旭一家也有自己的对头。

德·格拉桑太太有个儿子,叫阿道尔夫,已经二十三岁了。她之所以坚持不懈地来为葛朗台太太凑牌局,她是有目的的,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娶上葛朗台太太的女儿欧也妮。德·格拉桑先生是银行家,坚决支持妻子的想法,经常暗中给那个吝啬的老家伙帮忙,关键时刻总会及时地从天而降。德·格拉桑家这三个人也有他们的党羽、亲属和忠实的盟友。

克罗旭一边,神父是家中老谋深算的外交家,在他那个当公证人的弟弟协助下,拼命地和德·格拉桑太太进行争夺,想把葛朗台的巨额遗产留给自己当庭长的侄儿。两家争夺的焦点就是葛朗台小姐,而这一明争暗斗也就成了索漠城各派系热切关心的问题。欧也妮·葛朗台小姐会嫁给庭长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桑先生呢?有人认为,葛朗台先生两家都看不上眼,因为这个老箍桶匠野心膨胀,想攀一位贵族院的议员做女婿,凭他三十万法郎的年收入,他女婿一定不会计较他家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那些酒桶。但是,也有反对这种说的人,他们认为,德·格拉桑夫妇不仅是贵族,而且是富甲一方,阿道尔夫又是英俊少年,除非是教皇的侄儿来插一手,否则这样一门好亲事一定使出身卑微的人、一个全索漠城居民都亲眼目睹靠劳动起家并且戴过红帽子的人心满意足。然而,一些有见识的人提醒大家注意,克罗旭·德·朋风先生可以随时在葛朗台家进出,而他的情敌只有星期天才能被接待。同时也有的人认为,德·格拉桑太太和葛朗台家女眷的关系比克罗旭一家密切,能够给她们灌输某些意见,心愿迟早会实现。另一些人则反驳,克罗旭神父的溜须功夫天下第一,女人对付僧侣正好旗鼓相当。索漠

城一个聪明人说：“他们正是棋逢对手呵。”当地老于世故的人则说：葛朗台一家十分精明，绝不会让财产落入外人手里，索漠城的歌也妮·葛朗台小姐一定会嫁给巴黎的那位堂兄弟，这堂兄弟的父亲是位非常有钱的葡萄酒批发商。对这种看法，克罗旭和格拉桑两家的支持者这样回答：“首先，葛朗台两兄弟三十年来没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那个葛朗台对自己的儿子期望非常高。他本人是区长、议员、国民自卫队的上校、商务裁判庭的法官，根本不承认索漠城的葛朗台是亲戚，而自称是得到拿破仑恩宠的某公爵的姻亲。”一位有大笔遗产继承的姑娘，自然是方圆七十八里内，甚至从昂热到布卢瓦的公共驿车里人们谈论的对象，话题一开，难道还有边吗？

一八一八年初，有一件事明显地使克罗旭一派占了格拉桑派的上风。弗鲁瓦丰家的地产素以其优美的园林、别墅、田庄、小河、池塘、森林出名，价值达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德·弗鲁瓦丰侯爵手头缺现金，只好将其标价出售。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庭长、克罗旭修道院长在他们党羽的推波助澜之下，居然说服他别把地产分小块出售。他们让侯爵相信，如果土地分块出售，势必要和中标人打上数不清的官司，才能逐块地拿到钱，倒不如将地产一古脑卖给葛朗台先生，因为此人有支付能力，可以给现钱。于是公证人克罗旭和年轻侯爵做成了一宗极便宜的好买卖。弗鲁瓦丰侯爵封地这块肥肉就这样送到了葛朗台先生嘴里。使索漠人大吃一惊的是，待一切手续办妥，葛朗台竟打点折扣，用现款把账结清。这件事引起了很大轰动，消息一直传到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先生搭乘回程的车子，去视察他的别墅。以行家的目光瞥了自己的产业一眼之后便返回索漠，深知这次投资肯定能有百分之五的利润，于是又产生了一个绝妙的想法，把所有财产都化零为整，合并到弗鲁瓦丰这块侯爵封地上。接着，为了补充几近空虚的财库，他决定将森林、树木砍光，连牧场上的白杨全部伐倒。

人称葛朗台先生的家叫公馆，现在你总该掂出这种叫法的分量了吧。这房屋暗淡无光，阴森森，静悄悄，坐落在城区的上部，坍塌的城墙脚下。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

样,是用凝灰岩砌成的;那是卢瓦尔河边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用不到二百年就不行了。寒冬酷暑给门洞的拱楣、侧壁,凿出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古怪的洞眼,表面看去就像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蛀蚀斑斑的石料,又有几分监狱大门的模样。在门楣的上方,有一长条硬石浮雕,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经剥蚀,而且通体发黑。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面凌乱地长着些野草,黄色的苦菊,野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相当高了。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的,到处都有干裂的缝隙,外表很单薄,其实很厚实,上面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组成几个图案。独扇大门的中央,开了一个装上铁栅的四方门眼,铁条排得很密,而且锈得发红。像是给下面的门槌提供了装置的理由,这门槌由一个铁环吊在门上,槌头正好敲在一颗大钉的头上,上面刻着一张扮鬼脸的面孔。长圆形的槌头跟我们的老祖宗称之为傻瓜脑袋的钟锤相仿,又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好考古的人倘若仔细打量,或许会发现这槌头上还留有当初的丑角形象的痕迹,只是年深月久,花纹早已磨平。装上铁栅的门眼在内乱不止的年月本来是用来张望访客的;如今爱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中看到的幽暗发绿的拱顶的尽头,有几级七零八落的台阶,通往一个厚墙围住的花园。潮湿的墙面到处是淋漓的水迹和一簇簇野生的小树,倒别有情致。这墙原先是城墙,邻近几家的花园就筑在城墙上面。楼下最起眼的房间是客厅,客厅的进口就对着大门。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地的小城中,客厅的重要性外地人通常是体会不到的。它身兼数职,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公用的起居室。地段的理发师一年两次到这里来给葛朗台先生理发;佃户、本堂神父、县长、磨坊伙计登门的时候,也都是在这里受到接待。这间屋有两扇临街的窗户,地上铺着地板,四壁有灰色的护墙板,从上到下,整个铺满,而且镶嵌着一条条老式的分割线;顶上的梁木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间的楼板填上白色的棉垫,如今早已发黄。一座黄铜的老式时钟,镶嵌了螺丝的花纹,点缀着刻工粗糙的白石面料的壁炉架;壁炉架上方挂着一面发出绿光的镜子,边沿削成显示厚度的斜面;把镜子的反光射到哥特

式的镂花钢框的四周。壁炉两边各有一座金光闪闪的黄铜烛台，供待客和居家两用：拿掉玫瑰花瓣形的托盘，把烛台的主杆插进一个镶有黄铜的大理石的座子，这铜花黯淡的大理石座子就成了日常使用的烛台。老式的底座包着花布，图案内容是拉封丹的寓言，不过不知底细的人看不出上面的主题，因为颜色已经褪尽，而且补钉擦补钉，原来的图案很难看清。房间的四角放着酒柜之类的角橱，角橱上面还有几层油腻的搁板。一张旧的细木镶嵌的牌桌，放在两扇窗户之间的空当里，桌面上画有棋盘。在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四周点缀着金漆的木刻花边，只是久经肆无忌惮的苍蝇一再地糟蹋，金漆被蹭得所剩无几了。壁炉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据称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官制服的，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德·拉倍特里埃先生，另一个是已故的让蒂叶夫人，扮成古装的牧女。两扇窗户都挂着窗帘，用的是图尔出产的红色粗布，两边由大坠子的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潢同葛朗台家的习惯很不协调，原来这些都是买进这所房屋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和粉红色的角框，也都是连房屋一起买下的。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户跟前，放着一把草垫椅子，椅腿下面加了垫板，好让葛朗台太太坐着能看见街上的行人。一张褪了颜色的桃木针线桌填满窗下的空间，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椅子就放在针线桌边上。十五年来，母女俩天天在这里安静地消磨日子，手里总是做着活计，从四月春暖时起，到十一月就得熄火，他根本不考虑春寒和秋凉。大个子拿依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她有意保留下来的木炭，放进烤火炉，让太太小姐抵御初春和深秋时节早晚的寒意。母女俩缝制全家的内衣和被服，整天像女工一样操劳；即使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条挑花领子，也只能利用自己的睡眠时间，而且还得设法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老财迷总是亲自分发蜡烛给女儿和拿依使用，同样，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物品，也都由他在早晨分发。

大个子拿依也许是天下惟一能接受主人如此专制对待的佣人，城里家家户户都羡慕葛朗台夫妇能雇到这样好的老妈子。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都叫她大个子拿依。她在葛朗台家已经

做了三十五年。虽然她每年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大家却认为她属于索漠最有钱的女佣之列。一年六十法郎,积攒了三十五年,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到公证人克罗旭那里,以备日后养老。大个子佣人靠长期而持久的积蓄,才凑成这笔巨大的数目;每个当女佣的,只看到六十上下的老妈子吃喝有靠,眼红得很,却不想想她的这笔血汗钱是当牛做马换来的。二十二岁那年,可怜她还是姑娘的时候,找不到人家落脚,因为她的长相似乎丑得吓人;其实这种看法很不公正:倘若把她的脸安放到榴弹兵的脖子上,准还能被人赞不绝口呢。可惜,所说什么都有个般配的问题。她早先是在一家农庄里放牛的,农庄失火,她丢了饭碗,她凭干什么都不怩的勇气,进城来找差事。葛朗台老头那时想结婚而没有结婚,却已经考虑日后成家过日子了。他注意到这个到处吃闭门羹的姑娘了。身为箍桶匠,他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十拿九稳的;他盘算下来,认为这个体格像神话里的大力士那样粗壮的姑娘大可利用。她站着像一棵根深蒂固的六十年的老橡树,膀粗腰圆,后背四方,一双手像赶大车的,有一说一的诚实跟她守身如玉的贞洁一样牢靠。雄赳赳的脸上布满疣子,皮色红得像刚出窑的砖头,手臂上青筋暴起,穿一身破衣烂衫,拿依的这副模样并没有吓退箍桶匠,尽管他那时还处于见色动情的年纪。他给这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供她吃住,给她工钱,又不过分粗暴地使唤她。大个子拿依受到这样的善待,快活得偷偷哭了,从此忠心耿耿服侍这位把她当家奴使唤的箍桶匠。她把家务全包了:做饭、蒸煮东西,下河洗衣裳,洗罢用肩膀扛回来;她天一亮就起床,深夜才睡觉;收割的季节,短工们的吃喝全由她做,她还帮着监看场地,防备有人捡走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狗一样忠实地看护主人的财物;总之,她对主人盲目地信服,主人的念头哪怕多么不合情理,她都照办,决无怨言。一八一一年是多事的一年,收葡萄的季节特别辛苦,葛朗台决定把自己的一只旧表,送给他家做了二十年工的佣人,那是她从主人那里得到的惟一礼物。尽管他不时把自己的旧鞋送给她穿(拿依穿着倒很合脚),但是总不能把三个月才得到一双穿破的旧鞋当作礼物吧。可怜的老丫头由于缺这少那变得十分吝啬,终于使葛朗台喜欢一条